

涉溺

我一躍而下，沒有絲毫猶豫，然父親比想像還遠。

彼時，我努力睜開雙眼，空氣闕如，光線靜止在藍色天空，凝成一個光圈暈開的點，四個空間向度皆是深淵。我腳尖跳躍浮沉，雙手不停撥動水體，向上尋求呼吸契機，很多個瞬間我發現自己幾乎翹起，卻無法從水中抽離。離岸僅兩公尺半，然水深一百五十公分的游泳池，在其中移動對一個身體尚未抽高的國小低年級生而言，還太過困難。我瀕臨窒息，意識到溺水是什麼感覺，那距離死亡很近。彼刻我仰望人間，水面透明卻攔截視線，一點聲音也沒有，恍如置身一個我未曾抵達的地方。光線渙散，吐出的氣體變成無數泡泡離我而去，我伸手去抓，它們卻不斷從指縫間滲出。

一切癱瘓，我遂沉下去。

將失去意識的時候，我見你游來。

然其後發生的事，我卻不復記憶。

也許是我自己爬上岸也說不定。跟夢一樣，醒來後總是難去回憶，甚至有時根本不記得是否作過夢。我推算出自己的命格犯水，彷彿遺傳到父親，和水沖剋。父親說他小時候失足掉進魚塢裡，差點溺死。我怕水，但卻喜愛下水，尤其是水深超過自己身高的泳池，即使我始終學不會游泳。我暗用自己的邏輯拆解方塊字，得到弱水成溺的解釋。許是恐懼使然，我從小就不諳水性，在幾個表哥們訓練下才學會如何潛入水底，並且撿回被丟進泳池中的硬幣，雙腳擺動，朝岸邊移去，再浮出水面，但這方法僅有在離岸很近時才奏效。某次家族旅行，前往溪流旁戲水，所有小孩皆游向對岸玩耍，只有我呆呆地被遺留在原地，看著只有視線能到達的地方。

水中的瀕死經驗是種窒礙。每每遇上學校體育課的游泳考試，我總千方百計想要逃開。蹬牆漂浮，無論如何，我無法抵達規定的長度。而泳道迢遠，彷彿一道難以跨越的裂痕，我只能在中途反覆停下來。老師說：你的換氣很不好。我猜測，他想說的應該是：你的換氣看起來很像掙扎。某次老師要求全班進行水母漂，只有我一人不會，雙腳緊緊貼靠在泳池底面，看著所有人皆順利漂浮。對於水，我彷彿局外人。老師留我獨自在泳池角落練習，一個女同學問我：只有你不會，會不會覺得很丟臉？

我能明白，世界上有很多事本就徒然，那與天份直接相關，不是你努力去做便能得到成果。我不僅無法漂浮，甚至整個身體歪斜沉落，蜷曲地側躺在泳池底，像失根的浮萍。我看見，這些那些冰冷磁磚拼組成棋局，以無解的面貌朝我催逼而來。水裡空蕩，我成爲唯一的倒影。彼時，我出現一種錯覺，覺得自己再也出

不去了。

於是我試著讓自己活在水裡。洗澡時我將臉埋入水盆裡，一邊以手錶記秒，練習憋很久很久的氣，來回反覆十幾次，缺氧到頭暈目眩。為此還上網搜尋有關水母漂教學的影片，不停播放，模擬所有動作細節，假裝自己就是水中的人，載浮載沉，彷彿求救一般。我甚至前往診所，央求醫生開立證明，欺騙老師我不能游泳。醫生說：很難，因為你沒有看得見的傷口。

那看不見的傷口呢？室內泳池格局封閉，陽光難以照臨進來，我上半身赤裸，過冷的空氣不斷圍攏，而水面無波，像靜止不動的風景。聽聞哨音，我應聲吸入一口氣，灌進肺葉裡每個角落，然後，潛入水中。雙手環抱離開地面的雙腳，恍如站在沙灘上，當海浪遠去的彼時，感覺自己正在倒退。整個世界浸泡在水中，聲音消失，四周維持靜謐。我逐漸和浮世疏離，沉沒在更深處，那是水底沒有的。水面切割現實與記憶，一切在遠離後開始靠近，時間突然被推回從前，那裡是屬於你的我的。

我回想起小時候，每天播打電話給父親，確認他有沒有喝醉，甚至即使他只喝了些許，透過音聲傳遞，我亦能分辨。到後來他索性不接電話。父親從沒有學會喝酒，飲入兩三杯臉色便微顯酡紅，言語逐次模糊，走起路來搖搖晃晃，眼神失焦，恍如體內有另一個靈魂，在他喝醉時便出現取代他，轉換肉身的擁有者。母親常派我在宴會場合監視父親，甚或幫父親擋酒。有次我見他已有醉意，遂要求他回家，然他選擇性重聽，忽略我在耳邊的叨念，故我在父親身後猛然一拉，我們一起重心不穩，向後跌落，全場所有目光朝我們投射而來，哄堂大笑。彼刻，我們以同樣姿態領受現實，世界只剩我們兩個。而父親醉著，留我醒著去記憶這一切。這樣的不堪父親睡醒就忘，睜開眼便重新來過。

我緩緩睜開眼，發現自己竟漂浮起來，靜止在水中，一動也不動。然氧氣逐漸耗盡，我的手越抱越緊。那感覺，像是某次，我準備吞藥，我確信自己必會噎著，而我果真如此，不能呼吸。那瞬間裡我醒過來，原來我在椅子上睡著了，作了一場無心卻會痛的夢。

我知道父親持續在吃藥。某段時間，他幾乎每個月看診，我會跟著他進入診療室，再偷偷將門關上。醫生為父親把脈時，他會閉起雙眼，緩慢呼吸，彷彿延遲了時間。其後醫生沒有為父親的症狀作出診療結果，僅開了好幾包藥，黃的、紅的、白的，膠囊顆粒躺臥藥盒，三餐飯後按時服用，並且警告他不能喝酒。我問父親為什麼看醫生，他說頭痛失眠。「失眠的人無法入睡，也沒有真正清醒的時刻。」他偏愛與醫生作對，照常飲落無數杯酒。某次父親喝醉，卻沒有回房睡，在家附近徘徊，最後睡躺在路旁。我找了好久才找到父親。

於是我安靜地在父親身邊坐下。
他的臉，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喝醉了，無喜無悲。
那時候我的眼淚幾乎要掉落下來。

這讓我想起，童年時的某次宴會，我趁父親不注意時，模仿他一飲而盡的姿勢，喝光好幾杯酒。其後我不知不覺地睡去，做了一個無傷的夢，醒來發現父親在我身旁。那時候，他是不是也這樣看著我？

有天我放學回家，父親已醉醺醺睡在沙發上，聽見我開門便醒來，看著我自言自語。對於我的話語，父親總是答非所問，語言失效不能溝通，彷彿失去連絡。當時，我們大吵起來。我嘗試向他走去，然他總是避開。母親告訴我，他已喝醉，不懂我所說的。我凝視著他，開始思忖，父親躲進那裡的原因。

最後他丟下一句：好啦，都是我的錯。臺語發音。
這話有點模糊，和它指涉的意義一樣，不大清楚。

不大清楚還有他的想法，我發現自己其實並不瞭解父親。客廳沒有開燈，我背後有窗，光卻透不進來。他忽然臉色凝重，緊握原本持在手中的一雙筷子，筷端撐抵在桌面，身體不停顫動。那時他彷彿清醒過來，說自己頭痛欲裂。我猜想父親在抵禦著什麼。母親扶他回房間後，家裡安靜得像是夢，時間停滯，我感到自己正在走丟。金魚缸裡沒有金魚。後來，母親喚我上樓，我看見父親在床上嚎啕大哭，我衝進房間，緊抱著他，並且跟著他一起哭泣。縱使我不明白自己為何要哭。

我亦無法知曉他哭泣的原因。
這遂成爲我無法抵達的謎底。

在宿舍沉睡的某夜，我夢見父親因爲喝酒而出了車禍，夢很真實，在那裡我轉乘無數次車，從台北到台南，闖進醫院去看父親。我哭醒過了來，那些知覺過於深刻，以致於現實也讓我懷疑是夢的餘緒。我摸索身旁的手機打算撥號給父親，然而時鐘凌晨三點多，他一定還睡著，無法得知遠方的我的恐懼。小時候每當我睡在父親身旁，總會伸出手指去確認父親的氣息。現在我只能聽聞他的呼吸聲，卻無法探知他的夢，這使他變得遙遠。

至今我仍然不懂父親喝酒的原因，一切他所經歷我無法串連，只能猜測父親透過這樣自毀的方式來紓解我所不知道的什麼。比如某年父親節，我在臺北工作，整夜沒睡，趁著空檔搭早車回家。結果下午父親醉著回家，我連一句話也沒

有跟他說。我在父親書房的抽屜裡，偷偷翻找出他的日記，逐字逐句指認，尋找意義，彷彿透過文字窺視他的內心，我看見他如此寫著：「我無法原諒自己」。我感到空惘，猜測著這必定向我諭示著什麼。喝酒，會不會是父親的自虐，因此他才遲遲不肯學會喝酒，將酒醉當為溺水。

故我忖度喝酒可以解脫什麼。在陌生的台北城移動，生活被我胡亂地拼湊，日夜顛倒。微憂鬱症發作那天，我偷偷買來酒，酒精成份很低。當我飲落，酒精卻滲透進血液，不斷循環，使意識擺盪，清楚而不清楚，若即若離，隨時會崩垮。後來我在友人面前聲淚俱下，所說的語言緩緩流失。那時候，我變成了他。直到後來，我明白他受憂鬱症所苦，數十年來忍著不說，遂給予理解的眼光。

忽然，我發現自己無法再憋氣，深吸入體內的氧氣業已式微，我無重力地漂浮著，在寂靜的水裡等待幻滅，而時間總是沒完沒了。彼刻，離去的氣泡是我所訴說的語言，不是救命，而是一聲一聲對你的喃喃叫喊：爸爸。我終能看見你，畫面重現，你泅來到我身邊。如此靠近。於是，溺水變成一種隱喻。那像我，不真正學會游泳，才可能再一次溺水，瀕臨死亡的彼刻，我遂得到救贖。那樣的追憶逝水，我們得到彼此的原宥。

我曾經作了一個夢，我在海裡，看見海底有隻黑魚，牠努力往上游，離開海面，但外面正下著雨，灰色蒼穹，雨絲斜斜落下。後來我發現，原來那隻黑魚就是我。溺水的矛盾與人生一樣困難，我在水裡睜開眼睛，想要看清楚什麼，卻還是無法看得明白。斷層恆在，過不去的依然過不去，但我卻不帶有一絲畏懼。對於不完整的人生，我們都選擇溺水。我跳進去，父親亦出不來。潮濕漫漶的感覺讓我們泫然欲泣，潮汐規律般地，我們一次又一次掉下淚來，這淚意無法解釋，卻讓我們變得溫柔起來。